

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

白虎 漢景帝 種僮 封邵 亭長 嚴猛 袁雙 吳道宗 牧牛兒 師道宣 謝允 鄭襲 劉廣雅 易拔 蕭泰 黃乾 酋耳獸 虎塔 傅黃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峽口道士

白虎

秦昭襄（「襄」原作「秦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王時，白虎為害，自秦蜀巴漢患之。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，邑萬家，金帛如之。於是夷胸芻廖仲藥、何射虎、秦精等，乃作白竹弩，如高樓上射白虎，中頭三矢。白虎常從群虎，瞋恚，盡搏殺群虎，大吼而死。昭王嘉之曰：「虎歷四郡，害千二百人，一朝患除，功莫大焉。」欲如約，且嫌其夷人，乃刻石為盟約。復夷人頃田不租；十妻不井；（《華陽國志》「井」作「算」。）傷人不論；殺人不死；秦犯夷，輸黃金一兩。夷犯秦。輸清酒一壺。夷人安之。（出《華陽洞志》）

漢景帝

漢景帝好遊獵。見虎不能得之，乃為珍饌，祭所見之虎。帝乃夢虎曰：「汝祭我，欲得我牙皮耶？我自殺，從汝取之。」明日，帝入山，果見此虎死在祭所。乃命剝取皮牙，餘肉復為虎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種僮

種僮為畿令。常有虎害人。僮令設檻，得二虎。僮曰：「害人者低頭。」一虎低頭，僮取一虎放之。自是猛獸皆出境，吏目之為神君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封邵

漢中有虎生角。道家雲，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。漢宣城郡守封邵，一日忽化為虎，食郡民。民呼曰「封使君」。因去不復來，故時人語曰：「無作封使君，生（「生」字原缺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。）不治民死食民。」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亭長

長沙有民曾作檻捕虎。忽見一亭長，赤幘大冠，在檻中。因問其故，亭長怒曰：「昨被縣召，誤入此中耳。」於是出之。乃化為虎而去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嚴猛

晉時，會稽嚴猛婦出彩薪，為虎所害。此後猛行至蒿中，忽見婦云：「君今日行，必遭不善。我當相免也。」既而俱前。忽逢一虎，跳梁向猛，婦舉手指麾，狀如遮護。須臾，有一胡人荷戟而過，婦因指之，虎即擊胡。猛方（「方」原作「衣」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獲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袁雙

晉孝武太元五年，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。暮還家，道逢一女。年十五六，姿容端正。即與雙為婦。五六年後，家資甚豐。又生二男。至十歲，家乃巨富。後裡有新死者，葬後，此女逃往至墓所，乃解衣脫釧掛樹，便變形作虎。發塚，曳棺出墓外，取死人食之。食飽後，還變作人。有見之者，竊語其婿：「卿婦非人，恐將相害。」雙聞之不信。經時，復有死者，輒復如此。後將其婿共看之，述知其實。後乃越縣趨墟，還食死人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吳道宗

晉義熙四年，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，與母居，未娶婦。一日，道宗他適，鄰人聞屋中窣磕之聲，窺不見其母，但有烏斑虎在屋中。鄰人恐虎食道宗母，遂鳴鼓會裡人共救之。圍宅突進，不見有虎，但見其母。語如平常，不解其意。兒還，母語之曰：「宿罪見譴，當有變化事。」後一月，忽失母。縣界內虎災屢起，皆雲烏斑虎。百姓患之。眾共格之。傷數人。後人射虎，箭帶膺，並戟刺中其腹，然不能即死。經數日後，虎還其家，不能復人形，伏床上而死。其兒號泣，葬之如母。（出《齊諧記》）

牧牛兒

晉復陽縣裡民家兒常牧牛。牛忽舐此兒，舐處肉悉白。兒俄而死，其家葬此兒，殺牛以供賓客。凡食此牛肉，男女二十餘人，悉變作虎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師道宣

晉太元元年，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，年二十二，少未了了。後忽發狂，變為虎，食人不可記。後有一女子樹上彩桑，虎取食之。竟，乃藏其釵釧於山石間。後復人形，知而取之。經年還家，復為人。遂出仕，官為殿中令史。夜共人語，忽道天地變怪之事。道宣自云：「吾嘗得病發狂，遂化作虎啖人。」言其姓名。同坐人或坐人，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。於是號哭，捉送赴官，遂餓死建康獄中。（出《齊諧記》）

謝允

歷陽謝允字道通，少為賊所掠，為奴於蔣鳳家。常於山中見阱中虎饑，因出之。後詣具自白，令長不為申理，考訊無不至。允夜夢人曰：「此中易入難出，汝自有慈惠，當相拯拔。」覺，見一少年，通身黃衣，遙在柵外與允語。獄吏以告令長，令長由是不敢誣辱。即還。乃上武當山。時唐（《太平御覽》四三引「唐」作「庚」。）公亮聞而（「而」原作「之」。據《太平御覽》四三引改。）愍之，給以資履。遂於襄陽見道士曰：「吾師戴先生者，成人君子，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。得非爾耶？」隨入山，齋三日，進見之，乃昔日所夢人也。問允欲見黃衣童否，賜以神藥三丸，服之不饑渴。無所思欲。先生亦無常處。時有祥光紫氣蔭其上，芬馥之氣遍於山谷。（出《甄異記》）

鄭襲

滎陽鄭襲，晉太康中，為太守門下騶。忽如狂，奄失其所。經日尋得。裸身呼吟，膚血淋漓。辟其故。社公令其作虎，以斑皮衣之。辭以執鞭之士，不堪號躍。神怒，還使剝皮。皮已著肉，瘡毀慘痛。旬日乃差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劉廣雅

彭城劉廣雅，以太元元年，為京府佐。被使還，路經竹裡亭。多虎。劉防衛甚至，牛馬係於前，手戟布於地。中宵，與土庶同睡。虎乘間跳入，獨取劉而去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易拔

晉時，豫章郡吏易拔，義熙中，受番還家，違遁不返，郡遣追。見拔言語如常，亦為設食。使者催令束妝，拔因語曰：「女看我面。」乃見眼角張，身有黃斑色。便豎一足，徑出門去。家先依山為居。至麓，即變成三足大虎。豎一足，即成其尾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蕭泰

梁衡山侯蕭泰為雍州刺史，鎮襄陽。時虎甚暴，村門設檻。機發，村人炬火燭之，見一老道士自陳云：「從村丐乞還，誤落檻裡。」共開之。出檻即成虎，奔馳而去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黃乾

梁末，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，聘同縣人李肅。小妹共嫂入山採木實，過神廟，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。及將還，復獨走上廟，見人即入草中。乾妻來告肅，肅以為更有他意。肅被縣召，將一伴夜還。值風雨。見廟屋有火，二人向火炙衣。見神床上有衣。少間，聞外有行聲，二人惶怖，入神床屏風後。須臾，見一虎振尾奮迅，直至火邊，自脫牙爪，卷其皮，置床上，著衣向火坐。肅看乃小珠也，肅徑出抱之。與語不應。明日將歸，送向乾家。乃閉置一室，擲生肉則接食之。其恒看守，少日又成虎。郡縣檢驗，村人乃將弓弩上舍，即發屋射殺之。明日有虎暴，百姓白日閉門。太守熊基表聞之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酋耳獸

唐天後中，涪州武龍界多虎暴。有一獸似虎而絕大，日正午逐一虎，直入人家噬殺之，亦不食。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。錄奏，檢瑞圖，乃酋耳。不食生物，有虎暴則殺之也。（出於《朝野僉載》）

虎塔

唐天後中，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。損一宮人。遂令生餓數日而死。天後令葬之，其上起塔，設千人供，勒碑，號為「虎塔」。至今猶在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傅黃中

唐傅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。有部人飲大醉，夜中山行，臨崖而睡。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，虎鬚入醉人鼻中，遂噴嚏聲震。虎遂驚躍，便落崖。腰胯不遂，為人所得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郴州佐史

唐長安年中，郴州佐史因病而為虎。將啖其嫂，村人擒獲，乃佐史也。雖形未全改，而尾實虎矣。因係樹數十日，還復為人。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。佐史云：「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，盛服。諸虎恒參集，各令取當日之食。時某新預虎列，質未全，不能別覓他人，將取嫂以供，遂為所擒。今雖作虎不得，尚能其聲耳。」簡令試之，史乃作虎聲，震駭左右，簷瓦振落。（出《五行志》）

巴人

巴人好群伐樹木作板。開元初，巴人百餘輩自褒中隨山伐木，至太白廟。廟前松樹百餘株，各大數十圍。群巴喜曰：「天贊也。」止而伐之。已倒二十餘株，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，謂巴曰：「此神樹，何故伐之？」群巴初不輟作。老人曰：「我是太白神。已倒者休，乞君（「休乞君」三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。）未倒者，無宜作意。」巴等不止。老人曰：「君若不止，必當俱死。無益也。」又不止。老人乃登山呼：「斑子」。條爾有虎數頭，相繼而至，噬巴殆盡，唯五六人獲免。神謂之曰：「以汝好心，因不令殺，宜速去也。」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。有詔修理內殿，楊國忠令人至山所，宣敕取樹，作板以用焉。神竟與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峽口道士

開元中，峽口多虎，往來舟船皆被傷害。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，即預一人充飼虎，方舉船無患。不然，則船中被害者眾矣。自此成例。船留二人上岸飼虎。經數日，其後有一船，內皆豪強。數內有二人單窮，被眾推出，令上岸飼虎。其人自度力不能拒，乃為出船，而謂諸人曰：「某貧窮，合為諸公代死。然人各有分定，苟不便為其所害，某別有懇誠，諸公能允許否？」眾人聞其語言甚切，為之愴然。而問曰：「爾有何事？」其人曰：「某今便上岸，尋其虎蹤，當自別有計較。但懇為某留船灘下，至日午時，若不來，即任船去也。」眾人曰：「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，不止住今日午時，兼為爾留宿。俟明日若不來，船即去也。」言訖，船乃下灘。其人乃執一長柯斧，便上岸，入山尋虎。並不見有人蹤，但見虎跡亦已。林木深邃，其人乃見一路，虎蹤甚稠，乃更尋之。至一山隘，泥極甚，虎蹤轉多。更行半里，即見一大石室，又有一石床，見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，架上有一張虎皮。其人意是變虎之所，乃躡足，於架上取皮，執斧衣皮而立。道士忽驚覺，已失架上虎皮。乃曰：「吾合食汝，汝何竊吾皮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合食爾，爾何反有是言？」二人爭競，移時不已。道士詞屈，乃曰：「吾有罪於上帝，被謫在此為虎。合食一千人，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，唯欠汝一人，其數當足。吾今不幸，為汝竊皮。若不歸，吾必須別更為虎，又食一千人矣。今有一計，吾與汝俱獲兩全。可乎？」其人曰：「可也。」道士曰：「汝今但執皮還船中，剪髮及須鬚少許，剪指爪甲，兼頭面腳手及身上，各灑少血二三升，以故衣三兩事裹之。待吾到岸上，汝可拋皮與吾，吾取披已，化為虎。即將此物拋與，吾取而食之，即與汝無異也。」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。船中諸人驚訝，而備述其由。遂於船中，依虎所教待之。遲明，道士已在岸上，遂拋皮與之。道士取皮衣振迅，俄變成虎，哮吼跳躑。又拋衣與虎，乃齧食而去。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。眾言食人數足，自當歸天去矣。（出《解頤錄》）